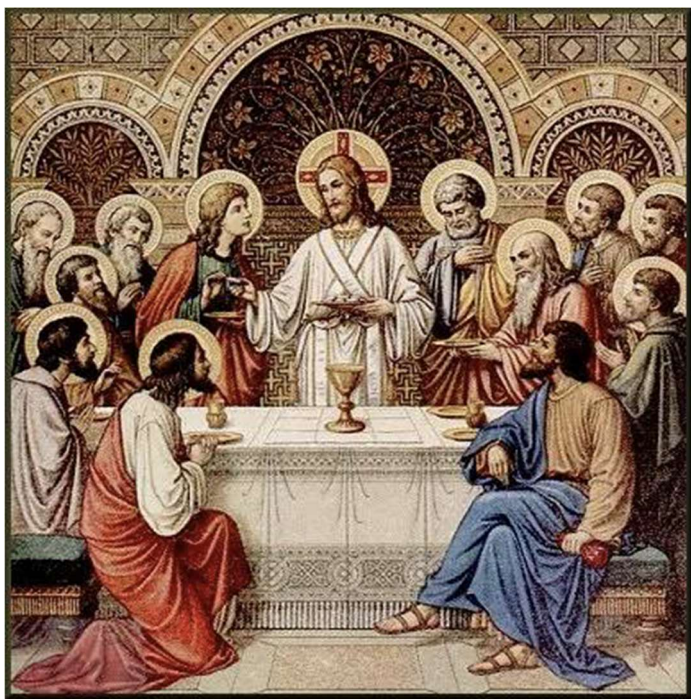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加爾瓦略山與祭臺”

Calvaire et Autel

Gaston Salet

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

加尔瓦略山与祭台

公教传统书苑
圣功教会传统书籍整理组
整理

精校 梁则济利亚
打字、排版 王若瑟

内容来自网络，由圣功整理

本组长期招募书籍打字、校对、排版整理人员
请洽 Q 群：123544867

加尔瓦略山与祭台目录

△两个镜头△	5
△十字架与祭台的异同△	5
△教会的指示△	6
△加尔瓦略山不是一普通的史迹△	8
△耶稣受难是救世的奥迹△	9
△阻止『过去』消逝△	11
△圣事是什么△	11
△最后晚餐△	13
△弥撒是什么，不是什么△	14
△弥撒是祭礼兼圣事△	15
△十字架与弥撒△	16
△无数次祭献，一个十字架△	17
△十字架上与祭台上的司祭与牺牲△	18
△耶稣的受难常在我们面前△	20
△和基督——司祭兼牺牲的基督——一起△	21
△望弥撒与领圣体△	23

加尔瓦略山与祭台

△两个镜头△

纪元三十年四月某日，耶路撒冷城外加尔瓦略山上正在执行死刑：三个十字架上钉着三个血人，奄奄一息，还在作垂死挣扎；执法的兵士们司空见惯，依旧在喜谑嘲笑；几个人指着中间的那个死犯—耶稣—在高声辱骂；周围的民众都在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着；孩子还在追逐玩耍，不是年幼无知，真要骂他们没心肝呢！…天上乌云密布，一种说不出的热闹而惨厉的气氛！离耶稣的十字架不远，三四个妇女伴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玛利亚注视着耶稣，屹立不动。耶稣口中喃喃说了几句话，接着大喊一声，头垂倒了。闭幕。

一所峨特式的圣堂中，司铎正在祭台上。上面是弧形的圆穹，四周是各色的花玻璃窗，透进黎明的曙光，半明不暗，全堂充满着诗意；台上几枝蜡烛发出柔和的光芒，一切装饰都是古色古香，好像进入另一个世界。司铎从容地，低声念着拉丁经文，不时做着几个简单的动作。圣体，圣爵举起来了，接着又是几遍经，几个手势。司铎先领了圣体圣血，然后将圣体送给教友。『弥撒』完了。

△十字架与祭台的异同△

这两个场面，一切都不同。假如摄成五彩影片，放映在银幕上，二者的差异，谁也一目了然。前者是一个粗俗的流血镜头，表现着残酷的现实的人生，是一出老少都懂的悲剧。后者却是超现实的宗教仪式，手势，礼节，象征些什么，隐

晦难明。加尔瓦略山和祭台，只有异，没有同！

但是我们教友都相信『弥撒』就是十字架上的祭献，弥撒不是一种空洞的纪念，确实『表现』，『继续』，『延长』基督的苦难，救赎世界的苦难。

这谁能懂呢？耶稣死在加尔瓦略山上是一事，现在圣堂中举行的弥撒是另一事，前后相隔两千多年，过去现在怎能捻成一团呢？况且十字架是国家执法，弥撒是宗教仪式，怎能硬拉在一起，说是『二而一』呢？

△教会的指示△

我们先该听听教会说了什么。那末最好一读脱里腾公会议的决案：

『照圣保禄宗徒的结论，旧约时代，勒未族的司祭资望不足，不能完成任务，天主圣父仁慈的布置，另一位买尔塞德班的司祭，耶稣基督代兴，他能领导天主所要圣化的人，登入圣域。吾主耶稣为完成永恒的救赎，亲自在十字架坛上，一次舍身致命，自献于天主圣父。但是死亡并没有结束他的司祭职务。因此在被人出卖的那一夜，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留传给教会一种有形的祭礼，这祭礼表现他次日在十字架上的血祭，永久纪念这一次血祭，散布十字架祭的功效，补赎我们的罪孽。他以买尔塞德班永久司祭的资格，把隐在饼酒形像下的自己的

血肉，奉献于天主圣父；还把同一形像下的血肉分赐宗徒，作为饮食，同时就立他们为新约的司祭，向他们说：『你们也这样做，为纪念我』，这就是命宗徒和宗徒的继任人举行这祭礼。这是圣而公教会信守不易的教义。因为耶稣举行了纪念先民脱离埃及的旧巴斯卦节后，制定了新的巴斯卦节，他用了可见的形像，自作牺牲，经教会司祭之手，献于天主，纪念他如何为救赎我们脱离黑暗的势力，重登天国，而舍身流血，去世升天。』

公会议还说：

『在弥撒的神圣祭礼中，同一基督，用不流血的方式，隐身饼酒的形像中，自作牺牲；而十字架是一次流血的祭献，同一牺牲，同一奉献者，不过十字架上基督独自祭献，弥撒中经过司铎之手。所不同的是奉献的方式。』

这决案的要点，总括起来，如下：

弥撒是有形的祭礼，表现，纪念十字架上的血祭，并实施十字架的功效。

弥撒是一种宗教仪式，用象征的方式，由司铎代表教会举行。

基督虽则看不见，但确实在场，确实献于天主，只是不流血。

弥撒与十字架：同一牺牲，同一奉献者，而奉献的方式

不同。

因此粗看起来，二者迥乎不同，但是我们都该相信弥撒是真正的祭献，和加尔瓦略山有密切的关系。

当然这是奥迹，我们没法彻底了解，但是至少能用不矛盾的字句，表达这奥迹的意义。此外我们还该进一步研究弥撒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。

第一我们该透过物质的外表，去探索十字架与弥撒的内幕。假使知道了耶稣的受难不是一种单纯的历史上的惨案，弥撒也不是一种空洞的宗教仪式，或许能进一步认识弥撒与十字架的关系。

△加尔瓦略山不是一普通的史迹△

耶稣的死是事实，属于历史的范围。假使当时耶路撒冷有报纸，那末星期六出版的刑事新闻栏或许登载了；假使当时有电影，或许摄入每周的新闻片中。从这一方面说，耶稣的死是史迹，是历史的断片，已经被时间的洪波卷到两千年前。现在可以记录在卡片上，插入学者史料柜的某一时代某一类中。

为一些比较深刻的史家，不单记录故事，也知道以人的立场批判历史的史家，那末耶稣的死，是是非颠倒，人欲横流的时代中为正义而舍身的最高模范；耶稣的死，意义深长，可以和苏格拉底或其他受压迫的伟人媲美。

这种看法，不能说它不正确，可是太肤浅了。因为在叙

述世事变迁的历史外，还有『圣宠的历史，这才是真正的历史。』（Léon Bloy 语）

我们大概都注意到，一个最庸碌，最没意义的人，他的生活不是外面表现的动作，内心还有极复杂深奥的活动。单看外表，终日不过为吃饭而机械地操作，中间插入一两段罗曼史作为点缀，有时风波突起一如战争一便卷得无影无踪…但一切外界的活动，不过透露或影响另一种活动：便是各人在建设他的将来，决定他的永久命运，照着他对于天国的态度而努力。

谁认为战争，和约，革命，五年计划，经济改革…才有记录的价值，真是皮相之论。世事的变迁，不过是人生的点缀，不过是各人锻炼人格，前进或后退，上升或堕落，获致或丧失人生目的的机会。宇宙间一切动相，都被永远包围着。灵魂的历史，天主教在灵魂上活动的历史，才是最深刻的，惟一有意义的，垂之永久的历史。

耶稣便在这部历史的中央。谁用唯物的眼光，只看耶稣生活的浮面，真是舍本逐末。

史迹之上，还有奥迹。

△耶稣受难是救世的奥迹△

用信仰的眼光看去，那末耶稣的生死是救世的奥迹。史实的后面，隐藏着神圣的真相：便是我们的大司祭耶稣用自己的生死，举行了一次伟大的祭礼；这降生为人的天主，既

是人类的元首，代表全人类，献上本身的和全人类的痛苦，向天主表示自己的爱情，为补赎人类的罪恶。

耶稣降世之日起，从白冷山洞，到割损献堂，纳匝勒的木匠生活，三年传教工作，都是这祭献的表现，而加尔瓦略山最后一息，便是这祭献的完成。

这祭献的效果，便是耶稣所受痛苦的赎罪价值，罪孽赦免，人类跟着死而复活的耶稣，复义成圣。

这祭献在耶稣的一生表现出来，像一出悲剧，在舞台上，一幕一幕地演出。耶稣的一生该安置在某一时代，某一地点。但是谁能着眼于奥迹，那末耶稣的一生决不受当代社会的限制，它超越空间时间，和永远接触，决定人类永远的命运。加尔瓦略山惨案，属于过去，和我们相隔两千年，但是救赎的奥迹常在我们眼前。加尔瓦略山远在万里，我们可以计算巴力斯坦与中国各省的距离，但是山上的十字架近在咫尺，它不是几尺高几尺阔的木十字。基督的奥迹和地图纪元没有关系，它是永远的，无限的。

圣奥斯定一次讲道时，说明怎样耶稣受难一面是历史上的陈迹，一面却靠教会的典礼纪念体现，成为万古常新，超越时代的奥迹：

『我们都坚信基督为我们死过一次。我们都知道这事已经过去。但教会举行的典礼，能扭转乾坤，使历史不断再现。

历史和教会的典礼并不对立，并没有真伪之分。耶稣的死，站在历史的立场说，是可一而不可再，但是教会的典礼

使它再现。历史上的事迹已经过去，而教会的典礼纪念重演，阻止『过去』消逝。

我们的『巴斯卦』——基督——已经祭过，祭过一次，基督不能再死，死亡已经不能侵犯基督。根据历史，『巴斯卦』是陈迹，不能再见；但是根据奥迹，我们年年有『巴斯卦』。

△阻止『过去』消逝△

万事东流水·谁想找回过去，都是白费心机。人生是连续不断的发明，新陈代谢，没有一人能驻足不前的。考古学是骗局。只消看耶路撒冷经过几次浩劫，耶稣的遗迹已经完全湮没不传，这不是最好的佐证么？到圣地去朝圣的人，都希望历史再现，能一睹耶稣的风采，可是谁不乘兴而去，败兴而返！

天主不能使泉水倒流，使历史翻身。但奥迹不是单纯的历史，奥迹属于永远，天主能使奥迹和我们相聚，使我们亲炙耶稣。

进一步说，天主既然用降生的方法来救赎世界，照理也该使耶稣和全人类有实际的一——当然精神的一——接触。生命的太阳该永悬天空，照耀古今。

天主为达到这目的，发明了『圣事』。

△圣事是什么△

基督生时，在第伯里亚湖滨或耶路撒冷城中，一句话，一个手势，使瞎子重见天日，盲目的灵魂获得信仰的真光，使瘫子行走，麻痹的灵魂恢复行动的勇气，使死人复活，犯罪的灵魂再生。基督所接触的，生命也随着通过去。

现在，一切继续不变，因为教会就是基督和我们同居共处，基督就在我们左右，为我们服务。基督在教会中的行动言语，就是『圣洗』，『坚振』，『告解』…总名『圣事』。

圣事是天主的新发明，是一种仪式，包括动作和言语，使人联想到基督的行事，使人享用救主的恩泽。要理问答上说：『圣事是有形的记号，为赋圣宠于领受的人。』圣事是一种符号，表示天主动作的符号：如注水额上，表示洗涤罪恶；是一种有实效的符号，赋界圣宠的符号，如付洗注水时，灵魂确实澡雪了。因此圣事是基督在我们中间继续他救世的生死，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基督，基督确实在我们面前。

从此我们可以明了圣事的性质了。圣事不是模仿基督的动作，不是排演福音上的故事，不能和图画或照片并论；圣事只是概括的暗示，不是教我们想像耶稣现身。但是圣事有更大的功效，它使耶稣亲自在我们灵魂上行动。因为它是有实效的仪式，和耶稣的动作有同一的德能。

圣事是用仪式表现耶稣的生死，同时传达这奥迹的功效。耶稣为我们的便利，为增加自己和我们的接触，帮助我们超凡入圣，把他的一生『圣事化』，圣事并不在耶稣在世的生活以外，有所增益，因此虽然无限制举行，而耶稣并不再生再死。

无论那一件圣事，都使我们和救赎奥迹——基督的生死——联系，这种功效，渊源于『圣体』：圣体是圣事的总汇，因为『弥撒』直接表现十字架的大祭，耶稣本身。圣多玛斯说：『圣体是耶稣受难的圣事，效果是人和基督结合。』

△最后晚餐△

耶稣在最后晚餐时，完成了这大奇迹。建立圣体，果然是事实，是苦难的开端，但同时又是圣事，使受难奥迹永久流传。

耶稣对着饼酒说：『这是我的体，这是我的血；你们照样做，为纪念我。』耶稣说这句话，不单为表示自己有意救赎世界牺牲到底的决心，也不是预先声明，指示次日受难的意义。

建立圣体时，耶稣也没有先死一次，像在十字架上一样流血绝命。

这时耶稣把救赎世界的死亡，亲自献于圣父。这奉献用一种象征的仪式，用一种『记号』，用祝圣过的饼酒，表示十字架上的流血惨死。

这奉献是仪式，是有实效的仪式，举行的是言出事成的基督。饼酒不再是饼酒，已经变成基督的血肉了。

有实效的仪式，因为饼酒形像下的基督，是自作牺牲的基督，这仪式把十字架赎世的奥迹，加尔瓦略山的大祭，和它的恩泽都交给宗徒。

因此建立圣体，不是加尔瓦略山受难的准备，也不是历史上的一断片，而是加尔瓦略山改编为礼仪，是受难变为圣事，是十字架的『记号』，散布十字架功效的『记号』。

因此建立圣体，不是孤立的行动，不是昙花一现的奇迹。耶稣举行这一台『弥撒』时，制定了『弥撒』的典礼。建立圣体是第一台『弥撒』也是以后全部弥撒的本源。当然第一台弥撒和我们的弥撒有分别：建立圣体时，耶稣奉献未来的死亡，我们的弥撒，奉献已经死过的耶稣。但在这一事上，时间根本不成问题。因为奉献的，不是历史上的死亡，是救赎奥迹中的死亡。圣奥斯定说：『未来的基督，过去的基督，时间上有分别，却是同一基督。』

另一个区别：建立圣体时，耶稣亲身举行仪式；弥撒中，这永恒的司祭，当然也在场，可是肉眼看不见，同时借司铎之手行礼。因此建立圣体，是耶稣在世时举行的独一无二的弥撒，而以后司铎举行的弥撒，是耶稣生活在教会中举行的弥撒。但二者都是十字架的『记号』。

△弥撒是什么，不是什么△

根据了上述圣事的定义，对于弥撒的性质，还可以作进一步研究。

我们不能在弥撒中找流血的祭祀，找第二个加尔瓦略山。历史不能重现，加尔瓦略山不能再版。况且有谁希望杀害天主的惨剧，『再来一次』呢？『复活的基督，不能再死，

死亡在他身上，没有权力了』。

我们也不能在弥撒中找寻宰杀牺牲的迹象，要基督穿上牺牲的服装，好像基督藏身饼酒的形象中未免太屈辱：基督现在不能死亡，不能损伤，也不能屈辱了。

弥撒是十字架的『记号』，表现十字架；但不是做戏一般，惟妙惟肖，排演加尔瓦略山。假使弥撒的目的是如此，那末可以说导演太笨了，任何『受难图』都比弥撒高明。

弥撒也不是单纯的纪念仪式，如同圣枝主日，主礼的司铎，赞礼的修士，咏唱的儿童，手执棕榈枝游行、是为纪念耶稣荣进耶路撒冷，使人想见当时的情景。教会的任务，不在纪念过去，重建历史，教会是最现实的。只有现在的基督，才能纪念过去的基督。

弥撒是十字架的再现，新的表现，使十字架再出现于我们眼前。

△弥撒是祭礼兼圣事△

弥撒不是基督第二次流血，不是加尔瓦略山的再版，不是耶稣受难的写真，不是普通的纪念式，不是空洞的象征典礼，也不是受难的说明书，弥撒是圣事兼祭礼。

圣事兼祭礼：这就是说不属于耶稣在世生活的范围，这祭礼不是受难的一部分，没有流血的牺牲，不是耶稣历史的增补，弥撒与耶稣历史属于两个领域，两个世界。

圣事兼祭礼：不是说仅有祭祀的虚名，不过增进热心的幻觉。弥撒是真正的祭礼，弥撒中我们奉献耶稣的死亡，享用救赎的遗泽。

△十字架与弥撒△

十字架和弥撒究竟有什么关系呢？

我们只能用两句古怪的话，作为答复：

弥撒就是十字架；

弥撒和十字架迥乎不同。

弥撒就是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奉献基督的死亡，弥撒也奉献基督的死亡，基督只死了一次。

弥撒和十字架迥乎不同，因弥撒和十字架奉献的情形完全不同。

弥撒的价值，本质，完全根据着十字架。我们在圣堂中看见祭台上供着十字架，其实是十字架托着祭台。没有十字架，便没有祭台，因为弥撒中献的是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的基督。弥撒常向着十字架，离不开十字架，可以说和十字架合为一体。祭台上，十字架上，都是我们的大司祭，降生为人的天主，用人类的名义，联合了全人类，自作牺牲，献于圣父，补赎罪恶。同一司祭，同一牺牲，同一基本动作，同一奉献。

弥撒和十字架是独一无二的祭礼。

从另一面说，弥撒中，十字架上，祭献的方式，截然不同。

在加尔瓦略山上，我们找不到祭礼的痕迹。山上小人得志，残杀无辜，报仇泄恨，那里有祭坛，司祭，奉献牺牲的仪式，观礼祈祷的民众？凡目击山上情形的，决不会想到祭祀的。

弥撒中，我们却看见祭台，台上穿着祭服的司铎，象征的动作，饼酒的奉献。但是谁死呢，谁在流血呢？不流血，不死，怎能有牺牲，怎能算祭祀呢？

该有信仰的眼睛，才能发现加尔瓦略山的真相，才能透过暴行，看见基督甘为牺牲，表现最高的爱，自献于天主圣父。

该有信仰的眼睛，才能看出弥撒完全被基督超越时间的爱所渗透，弥撒囊括十字架的功效，因此教会称弥撒为『不流血的祭献』。

△无数次祭献，一个十字架△

我们该记住：救赎的工程是在两个不同的计划中进行的：一个是历史的计划，分过去现在将来的计划，这计划获致了无限的，超越时代和世界的效果；另一个是圣事的计划，用象征的仪式，包含和分发这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效果的计划。

假使我们能分开这两种计划，便不会勉强弥撒和十字架

合并，一面却更容易看出二者异途同归，认识祭献的单一性。加尔瓦略山与加尔瓦略山的圣事，不是两个加尔瓦略山；受难与受难的圣事，也不是耶稣两次受难；史迹的表现并不增加史迹，纪念耶稣受难的仪式，并不使耶稣再死。但是这纪念仪式有实际的功效，因此能把握着受难的本质。

耶稣存在圣体中的方式，也能帮着说明弥撒的真谛：耶稣虽然在千万圣体中，但并不因此有千万个身体，千万次奉献耶稣的死，并不使耶稣再死千万次。圣若望基所已经注意到这一点：『我们奉献同一的基督，因此只有一个祭礼。在许多地方奉献基督，不是有许多基督么？绝对不。各处奉献，基督的身体，依旧是一个；同样，祭礼也是一个。我们的大司祭献上圣化人类的牺牲，我们献的也就是这个牺牲，这牺牲永远不会毁灭的』

我们举行无数次弥撒，十字架的数目并不增加。建立圣体的目的，便是使后世能重新举行，不是重新流血；是继续祭献，奉献的次数随时代而增加。

十字架好比太阳，全世界受它的照耀。太阳本来不必旋转移动，只消发光，地球各部先后接受它的光线；救赎奥迹也如此，它的力量永久持不变，不必向每人移动，我们用弥撒的祭礼，络续到达十字架下，靠十字架而得救。

△十字架上与祭台上的司祭与牺牲△

加尔瓦略山是历史上的祭礼，弥撒是圣事中的祭礼，从

这一区别，可以懂得十字架上弥撒中司祭与牺牲的区别，还可以从区别之中，看出深刻的统一性。

加尔瓦略山上，群众只在看热闹，根本不会想到山上正在举行伟大的祭祀；下午三时后，他们都急忙忙回去预备过巴斯卦节。只有几个人，特别是圣母玛利亚懂得这意义，知道耶稣是真正的大司祭，是主祭也是牺牲，当时看得见的司祭和牺牲都是耶稣。

弥撒中，看得见的司祭，不是耶稣，是教会派的代表——司铎，用耶稣的名义主礼。

十字架祭是耶稣历史的一段，耶稣自然该当众执行司祭的任务。弥撒不属耶稣历史的范围，是象征式的圣事，是教会的大典，耶稣虽然在场，但隐身在饼酒的形像下，不必显露色相；因此不出面主礼，而由司铎代表。

但是我们该撇开这种表面的歧异，向远处深处着眼。加尔瓦略山上，耶稣不用个人的名义是以人类元首的资格出席；全人类都在十字架下，更好说，在十字架上，因为救主心中包罗人类全体。耶稣怀抱着全人类，和全人类一同举祭。他把我们献给天主圣父，而原则上我们已经同耶稣奉了我们自己。教会这时也在山上，基督的祭献也包括日后教会的祭献，预先付出教会祭献的代价。

弥撒中，程序虽然颠倒，实际并不变动。因为基督冥冥中也常在祭台上，和我们合祭，同作牺牲。现在我们不单存在耶稣的意念之中，我们每人本身也列席，亲自参加。

总之，无论过去和现在，都是人类，经元首之手，在元首之中，和元首共同举祭，同作牺牲。

圣奥斯定说：『基督是元首，教会是肢体，因此基督奉献了教会，教会奉献了基督。』

说到这里，我们该提出教会的中心教义：我们都是基督，基督在每人身上生活死亡，我们都有责任继续基督的隐居生活，劳动生活，苦难生活，赎罪的死亡，等待着日后的胜利和幸福的生活，基督比我们先到达终点，我们在基督身上已经预先获得胜利。『几时我们流血，这血从加尔瓦略山上流下。』我们不能说基督有双重历史，并行而不同的历史：第一世纪在犹太的历史，在世界上的永久历史。不，基督所以在犹太生活三十余年，不过为了能在每人心中永久生活。救世的祭献，没有第二次举行，严格地说也没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。弥撒只是加尔瓦略山的继续。

△耶稣的受难常在我们面前△

Léon Bloy 说：『时间是人类死仇，恨灵魂永生不灭，无法可施，设下的骗局。我们都是十五世纪的人，第十世纪的人，我们都在时间中心，目睹加尔瓦略山的祭献，我们都是耶稣降生前的人，古代历史每一页上有我们的名字。』

『史迹不是连续的，绝对地说，都是同时的。』

『历史是在倏进倏出的观众前，演出永恒的戏剧。』

这位哲学家把时代历史搅成一团，现在不必去追究这些

话的意义，也不必相信时间是魔鬼破坏我们永生的阴谋。但至少时间的确常使我们忘掉生活的永久价值。『我们都是十五世纪，第十世纪的人』，究竟通不通，现在丢开不管；至少『我们都在时间的中心，目睹加尔瓦略山的祭献』，却是确切不移的至论。耶稣绝命的时候，是时间的中心，时针走到这一点上，停留不动了。

弥撒便是为提醒我们，把耶稣受难常放在我们面前。每天耶稣受难节，使我们记忆，耶稣受难在奥迹的时钟上，永久是现在，不会消逝的。

△和基督——司祭兼牺牲的基督——一起 △

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明了教会所制定的：『弥撒是重复，包含，表现，继续，加尔瓦略山的祭礼』，这些名词的意义了。

现在也可以懂得教会为什么谆谆嘱咐我们，该和基督一起，在祭台上同行祭礼，奉献自身。我们有许多方法，帮助我们热心望弥撒，但是这观念是望弥撒的基本条件，绝对不可少的。

耶稣立定弥撒祭礼，也不过是为领我们到加尔瓦略山上，教我们参加救世的工作。

耶稣受难时，加尔瓦略山上有多人麻木不仁，只想看热闹，他们囿于环境，情有可原。但是弥撒中，绝对不许有袖

手旁观的教友。弥撒是我们每人的事，每人该参加工作。

我们的工作，是和救主耶稣一起，在耶稣内，献全人类于天主圣父。多么伟大的工作！近视的，气量狭窄的，都没有做教友资格。教友眼中该看到人类全体，胸中该包罗古今历史。

我们的奉献，也不能是形式的，口头的奉献，因为我们先该奉献自身。『我们都是弥撒中的牺牲。』『基督要我们成为他的祭品，』这是教会的传统大道理。

Olier 说：『我们和基督合成一个面饼，献给天主。』

假使我们不做到这一步，弥撒成为形式化，不生效力。圣额我略说：『弥撒中，我们该实行弥撒所表示的意义。只有我们变成牺牲的时候，基督才成为我们的牺牲。』这句话再清楚没有了：我们自作牺牲的时候，基督正式是我们的救主。

弥撒一面祭献基督的苦难，一面祭献我们的苦难，一面表示基督的死，一面暗示我们的死。弥撒是『记号』，不但表示，还要求实现。

我们不必寻觅祭品，祭品垂手可得：就是我们本身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痛苦。圣奥斯定说：『为教友，受苦不是意外的遭遇，受苦是他的职务。』痛苦变化我们成为牺牲。

『你们的泪，你们的信仰，你们的血，

和基督的合在一起，

像酒水一像：这便是祭祀的祭品。』

弥撒提高了痛苦的价值。要天主收纳我们的祭献，我们本身的诚心还不够：必需在祭台上，合在基督的祭献中，靠了基督的祭献，我们的祭献才有价值，才有赎罪的价值。

弥撒每天发放十字架的功效。但是不像发放救济品，只消双手领取，至多道谢一声。弥撒是救赎工程的延长，在我们面前进行着，需要我们参加。有了弥撒，靠着惟一救主，在救主内，和救主一起，我们才能自救。经文上说：『每次举祭，纪念耶稣受难时，我们的救赎也同时完成了。』

△望弥撒与领圣体△

从此我们也明白领圣体和弥撒的关系，和我们生活的关系。

『望弥撒是为了领圣体』：古代各种祭祀，普通都以分食祭胙结束。这一举动，有深刻的宗教意义，表示祭祀在促进天人的联系。弥撒中也祝圣饼酒，为供应我们生命之粮，以天主的血肉，作为我们的饮食：弥撒祭礼的终点是结合天人的圣事。

『领圣体是为望弥撒』：因为领圣体不单是教我们饱餐天上珍饈，领圣体的主要作用，是和自作牺牲的耶稣结合，使我们也变成牺牲。圣多玛斯，根据圣奥斯定，称外面的祭献是每人自献于天主的记号。教友参加外面的祭礼，是为表明本人内心的祭献。那末参加弥撒，还有比领圣体更好的方式吗？古代教父们都说：『领圣体是领十字架。』因此领圣体

是祭献的完成，总结。

最后我们该注意教会全部建设和发展，都靠着弥撒。因教会是钉死的耶稣产生的，只靠祭献的灌溉而发育壮大。基督的奥体，是由『和耶稣同死同生的人』构成的。

一九三三年上，为纪念救赎成功一千九百周年，教宗命令在露德三日三夜连续不断举行弥撒。这真是一极有意义的动举，同时揭示了另一更有意义的事实。祭台已经普及全球，不是短短三天，现在每天每小时中世界各地循环不息举行着弥撒。十字架一天比一天加紧包围世界，只有十字架能挽救世界。